

清·姚祖恩編著

史記菁華錄



史記菁華錄

清·姚祖恩 編著

2

66·12·0106

·61004·

史記菁華錄

編著者 姚 祖 恩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〇八·三九四〇一三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第七次印行

定價：平裝本一〇〇元
精裝本一五〇元

「史記菁華錄」讀法指導大概

朱自清

讀「史記菁華錄」，不可不知道「史記」的大概。「史記」的作者司馬遷的傳敘，有「史記」的末篇「自序」。那篇歷敘他的家世，傳述他父親的學術見解和著述志願，又記載他自己的遊覽各地和繼承先志，然後說到「史記」的編例和內容。「漢書」裏的「司馬遷傳」，就直鈔那篇的原文，不過加入了遷報任安的一封信罷了。現在爲便利讀者起見，作司馬遷傳略如下：

司馬遷，字子長，生於龍門（龍門是山名，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，陝西省韓城縣東北，分跨黃河兩岸，形如門闕）。他的生年有兩說：一說是漢景帝中元五年（公元前一四五年），一說是漢武帝建元六年（公元前一三五年），相差十年，據近人考證，前一說爲是。他的父親談，於各派學術無所不窺，當武帝建元元封之間，爲太史令。談死於元封初年（元封元年當公元前一一〇年），遷即繼職爲太史令。因此，「史記」中稱父親，稱自己，都作「太史公」（「天官書」裏有「太史公推古天變」一

說，「封禪書」裏有「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」「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」兩語，其中的「太史公」，和「自序」前篇用了六次的「太史公」，都是稱父親；各篇後面「贊」的開頭「太史公曰」的「太史公」，都是稱自己。官是太史令，爲什麼稱「太史公」呢？關於此點，解釋很多。有的說，「太史公」是官名，其位極尊；駁者却說，「漢書」「百官公卿表」中並沒有這個官。有的說，稱「令」爲「公」，同於邑令稱「公」；駁者却說，這是僭稱，用來稱呼別人猶可，那裏有用來自稱的？有的說，遷尊其父，故稱爲「公」；駁者却說，明明自稱的地方也作「公」，爲什麼對自己也要「尊」？有的說，尊父爲「公」，是遷的原文，尊遷爲「公」，是後人所改；駁者却說，後人這一改似乎有點愚。有的說，這個「公」字並沒有特別表示尊重的意思，只如古代著書，自稱爲「子」或「君子」而已；此說用來解釋稱父和自稱，都比較圓通，但得其真際與否，還是不可知。遷在青年時期去游覽；「自序」裏說：「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闕九疑，浮於沅湘，北涉汶泗，講業齊魯之都，觀孔子之遺風，鄉射鄒嶧，扈因鄱薛彭城，過梁楚以歸」，黃河，長江流域的大部分，他都到過，回來之後，作「郎中」的官。元封元年，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邛笮昆明」，便又游覽了西南地方。及繼任了太史令，於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開始他的著作。

「自序」裏說：「余嘗掌其官，廢明聖盛德不載，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，墮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……於是論次其文」，可見他從事著作爲的是繼承先志。「論次其文」是就舊聞舊文加以整理編排的意思；他既受了父親的薰陶，又讀遍了皇室的藏書，觀察了各地的山川，風俗，接觸了在朝在野的許多人物，自然能夠取精用宏，肆應不窮。天漢二年（公元前九九年），李陵與匈奴戰，矢盡力竭，便投降了匈奴。消息傳來，一班朝臣都說陵罪很重；武帝問到遷，遷獨替李陵辨白。他說：「陵事親孝，與士信，常奮不顧身，以殉國家之急，其素所畜積也，有國士之風。今舉事一不幸，全驅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，誠可痛也！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，深輾戎馬之地，抑數萬之師，虜救死扶傷不暇，悉舉引弓之民，共攻圍之。轉鬪千里，矢盡道窮，士張空拳，冒白刃，北首爭死敵，得人之死力，雖古名將不過也。身雖陷敗，然其所摧敗，亦足暴於天下。彼之不死，宜欲得當以報漢也」（見漢書李陵傳，報任安書中也提到這一層，大致相同）。這是說李陵人品既好，將才又出衆，戰敗是不得已，投降是有所待。武帝以爲遷誣罔，意在毀謗貳帥將軍李廣利（那一次打匈奴，李廣利將三萬騎，爲主力軍，但沒有與單于大軍相遇，因此少有功勞），並替李陵說好話；便治他的罪，處以最殘酷的腐刑（割去生殖器）。這不但殘傷了他的身體，同時也打擊了

他的精神；報任安書中說：「禍莫僇於欲利，悲莫痛於傷心，行莫醜於辱先，而詬莫大於宮刑。刑餘之人，無所比數，非一世也，所從來遠矣。昔衛靈公與雍渠載，孔子適陳；商鞅囚景監見，趙良寒心；同子參乘，爰絲變色；自古而恥之。夫中材之人，事關於宦豎，莫不傷氣，況忼慨之士乎！」從這些話，可知他的羞憤和傷心達到了何等程度。受刑之後不久，他又作「中書令」的官。對於著作事業，還是繼續努力；報任安書中有「所以隱忍苟活，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。古者富貴而名摩滅，不可勝記，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。蓋西伯拘而演周易；仲尼厄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膺脚，兵法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；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；詩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；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及如左丘明無目，孫子斷足，終不可用，退論書策，以舒其憤思，垂空文以自見」的話，說明了他在痛苦之中，希望立言傳世，垂名於久遠的心理。接着就說：「僕竊不遜，近自託於無能之辭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理，凡百三十篇；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創未就，適會此禍；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。」寫這封書信的時候，既說了「近自託於無能之辭」的話，又有了「百三十

篇」的總數，他的初稿大概已經完成了。這封書信，據近人考證，作於征和二年（公元前九一年）：其時遷從武帝幸甘泉，甘泉今陝西省淳化縣西北，距長安西北二百里，所以書中說「會東從上來」；次年正月武帝要幸雍，遷也將從行，所以書中說「僕又薄從上上雍」（「薄」是「近」和「迫」的意思，也就是「立刻要」）。如此說來，他的著作，從開始著手到初稿完成，共佔了十幾年的時間；一部開創的大著作，十幾年的工夫自然是要的。他的死年不可知，大概在武帝末年或昭帝初年（武帝末年當公元前八七年）；年齡在六十歲左右。

司馬遷所著的書，他自己並不稱爲「史記」。原來「史記」這個名詞，在古代是記事之史的通稱，這在司馬遷書裏，就有許多證據。如「周本紀」裏說：「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：『周亡矣！』」這「史記」指周室所藏的記事之史；「孔子世家」裏說孔子「因史記，作春秋」，「十二諸侯年表序」裏說孔子「論史記舊聞，興於魯而次春秋」這「史記」指孔子所見的記事之史；「自序」裏說：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」，「六國年表序」裏說：「秦旣得意，燒天下詩書，諸侯史記尤甚」，這「史記」指各國所有的記事之史；「天官書」裏說：「余觀史記考行事，百年之中，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」，這「史記」指漢代的記事之史，從「百年之中」一語可以推知；「自序」

裏說：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」，這「史記」兼指漢代、秦代（秦國秦記獨存，「見六國年表序」），及殘餘的各國的記事之史，這些都是他著書的參考資料。司馬遷沒有把「史記」這個通稱作為自己的書的專名，也沒有給自己的書取一個統攝全部的別的專名；他在「自序」裏，只說「著十二本紀，……作十表，……作八書，作三十世家，……作七十列傳，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，為太史公書」而已。班固撰「漢書」，其「藝文志」承沿着劉歆的「七略」，稱司馬遷書為「太史公百三十篇」，沒有「書」字。他的父親班彪論史家著述，將太史公書與左氏、國語、世本、戰國策，楚漢春秋並舉（見後漢書班彪傳）。這可見在班氏父子當時，還沒有把司馬遷書稱為「史記」的。但范曄在後漢書班彪傳的敘述語中，却有「司馬遷著史記」的話。據此推測，「史記」成為司馬遷書的專名，該是起於班范之間，從漢書到晉宋的時代。

「史記」一百三十篇，就體例而言，分為五類，就是：「本紀」，「表」，「書」，「世家」，「列傳」。「本紀」記載帝王的事蹟，從五帝（黃帝、帝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）到漢武帝，有年的分年，沒有年的分代，「表」編排各代的大事，年代已經不可考的作「世表」，年代可考的作「年表」，變化太劇烈的時候作「月

表」；並表列漢興以來侯王的封立和將相的任免。「書」敘述文化的各部門，如禮節、曆法、祭祀、水利、財政等，都分類歷敘，使讀者對於這些方面得到系統的知識。「世家」按國按家並按着年代世系，記載若干有重要事蹟的封建侯王，體例和本紀相同，不過本紀記的是統治天下的人，世家記的是統治一個區域的人，有一點分別而已。「列傳」記載自古到漢或好或壞的重要人物，以及邊疆內外的各國狀態。這五類所包容，範圍很廣大，組織很完密；在漢朝當時，實在是一部空前的「中國通史」。自從有了「史記」，我國史書的規模就確定了，以後史家作史大多模仿牠，現在所謂「二十四史」，除了「史記」以外的二十三史，體例都與「史記」相同（不過「世家」一類，以後的史中沒有了。「書」一類自從「漢書」改稱了「志」，便一直沿用下去，都稱「志」而不稱「書」。「表」和「志」並非各史都有，其沒有這兩類的，便只有「紀」和「傳」了）。這種體例稱爲「紀傳體」，與另外兩個重要史體「編年體」和「紀事本末體」相對待。

五類之中，「本紀」和「世家」兩類都有幾篇足以引起人疑問的，這裏簡略的說一說。先說「本紀」方面。秦自莊襄王以上，論地位還是諸侯，應該入「世家」；遷却作了「秦本紀」，這是一點。項羽並沒有得天下，成帝業；遷却作了「項羽本紀」，

這是二點。惠帝作了七年的天子，還不給他作「本紀」，却作了「呂太后本紀」，這是三點。以上三點疑問，看了「自序」的話，都可以得到解答。「自序」裏說：「略推三代，錄秦漢，上記軒轅，下至於茲，著十二本紀，既科條之矣」。「科條之」是科分條例，舉其大綱的意思；換句話說，十二「本紀」是全書的綱領。既要「錄秦漢」，自不得不詳及秦的先代。「秦本紀」裏說：「秦之先伯翳，帝顓頊之苗裔」，「秦始皇本紀」贊裏說：「秦之先伯翳，嘗有勳於唐虞之際」，都是說秦的由來久遠。「秦始皇本紀贊」裏又說：「自繆公以來，稍蠶食諸侯，竟成始皇」，「自序」裏說：「昭襄業帝，作秦本紀第五」，都是說秦的帝業的由來。況且諸侯史記大多散失，獨有秦記保存着；要舉綱領，自宜將秦列入「本紀」了。項羽自爲西楚霸王，「霸」是「伯」的借字——「伯長」的意思，「霸王」便是諸侯之長。他實際上爲諸侯之長，所以「項羽本紀」贊裏說：「分裂天下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號爲霸王」。那自宜將他列入「本紀」了。惠帝當元年的時候，因爲呂太后「斷戚夫人（高祖的寵姬）手足，去眼暉耳，飲瘡藥，使居廁中，命曰『人彘』」，便派人對太后說：「此非人所爲；臣爲太后子，終不能治天下。」遷既記載了這個話，下文又說，「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，不聽政。」在元年，惠帝便不聽政了；惠帝即位以後，實際上綱紀天

下的是呂太后。那自宜將她列入「本紀」了。再說「世家」方面。孔子並非侯王，志與老、莊、孟、荀同等，入「列傳」；遷却作了「孔子世家」，這是一點。陳涉起自羣盜，自立爲陳王，六月而死，以後就沒有子孫傳下去了，這與封建侯王的情形不同，也應入「列傳」；遷却作了「陳涉世家」，這是二點。「外戚世家」記載后妃，后妃與封建侯王更不相類，爲什麼要爲他們作「世家」？這是三點。以上三點疑問，也可以從「自序」得到解答。「自序」裏說，「二十八宿環八辰，三十幅共一轂，運行無窮，輔拂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」。這說明了「世家」所敘人物，都是對統治者盡了「輔拂（同『弼』字）股肱」的責任的。孔子不仕於周室，在周固非「輔拂股肱之臣」；但在漢朝人觀念中，孔子垂教乃是「爲漢制作」，他的功勞，實在當代功臣之上；「自序」裏說：「爲天下制儀法，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」，便表示這個意思。那自宜將他列入「世家」了。漢室的興起，由於天下豪傑羣起反秦，而反秦的頭一個，便是陳涉。「高祖本紀」裏說：「陳勝等起蕪，至陳而王，號爲『張楚』，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，以應陳涉」；高祖便是響應陳涉的一個人。「陳涉世家」裏說：「陳勝雖已死，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，由涉首事也」。「自序」裏說：「天下之亂，自涉發難。」可見陳涉對於漢室雖沒有直接的功勞，問

接的關係却非常重大，如果陳涉不發難，也許就沒有漢室。那自宜將他列入「世家」了。至於后妃列入「世家」，因為她們對於統治者輔弼之功獨大；換句話說，她們影響統治者最爲深切。「外戚世家」開頭說：「自古受命帝王，及繼體守文之君，非獨內德茂也，蓋亦有外戚之助焉。夏之興也以塗山，而桀之放也以末喜，殷之興也以有娥，紂之殺也嬖妲己；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，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。」便說明這層意思。

五類之中，「列傳」分量最多；體例並不一致，又可以分爲三類，就是：「分傳」，「合傳」，「雜傳」。「分傳」是一篇敘一個人，如「孟嘗君」「信陵君」「李斯」「蒙恬」等傳都是。「合傳」是一篇敘兩個人或兩個人以上，或因事蹟關聯，不可分割，便敘在一起，如「廉頗藺相如傳」是；或則時代雖隔，而精神相通，也使敘在一起，如「屈原賈誼傳」是。「雜傳」是把許多人，其學業或技藝或治術或行爲相類的，按照先後敘在一篇裏，計有「刺客」「循吏」「儒林」「酷吏」「游俠」「佞幸」「滑稽」「日者」「龜策」「貨殖」十篇，合了「扁鵲倉公傳」（該是「醫者列傳」，但遷並沒有標明），共十一篇。

「史記」中「本紀」「世家」「列傳」三類，都是敘述人物和他們的事蹟的，那

些篇章並不是獨立的單位，一個人物的性行，一件事情的原委，往往散見在若干篇中，讀者要參看了若干篇才可以得其全貌；這由於作者認一百三十篇是整部的書。他期望讀者讀的時候，不僅抽讀一篇兩篇，而能整部的讀。其所以運用這樣作法，有幾層理由可以說的。第一，一部「史記」包括若干人物的事蹟，這若干人物的事蹟，必然有若干共同的項目；若把每個人物的事蹟，都敘述在關於其人的篇章裏，必然有若干重複或雷同，就整部書看起來，便是浪費了許多可省的篇幅。所以作者把這些共同的事蹟，敘述在關於主角的篇章裏，同時連帶敘及與此有關的其他人物；而在關於其他人物的篇章裏，便節省筆墨，單說一句「見某篇」了事，有時連這一句也省去了。這叫做「互見」，其主要目的在於避免重複。例如管仲晏嬰兩人的重要事蹟，都敘在「齊世家」裏；於是在「管晏列傳」裏，對於管仲，便只敘他與鮑叔的交情和他的政治主張兩點，對於晏嬰，便只敘他事齊三世，與越石父交和薦其御者爲大夫三點。大概遷以爲管晏的重要事蹟，都與齊國關係極大，而管晏與齊國比較，自然齊國居於主位，所以敘在「齊世家」裏，「齊世家」裏既然敘了，爲避免重複起見，「管晏列傳」裏就不再敘了。若不明白這個「互見」的體例，單就「晏管列傳」求知管晏，那是不會得其全貌的。第二，「互見」的體例不只在避免重複，又常用來寄託作者對於

歷史人物的褒貶。作者認爲某人物該褒，便在關於其人的篇章裏，專述其人的長處，作者認爲某人物該貶，便在關於其人的篇章裏，專述其人的短處；遇到該褒的人確有短處，無可諱言，該貶的人確有長處，不容不說的時候，便也用「互見」的辦法，都給放到另外的篇章裏去。例如「信陵君傳」，前面既說「諸侯以公子賢，多客，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」；末後又說「秦聞公子死，使蒙驁攻魏，拔二十城，初置東郡，其後秦稍蠶食魏，十八歲而虜魏王，屠大梁」；隱隱表示信陵君的生死，影響到魏國的存亡。這由於遷對信陵君太傾倒了，任着感情寫下去，以至「褒」得過了分寸。所以「魏世家」贊裏又說：「說者皆曰，魏以不用信陵君，故國削弱；余以爲不然」。讀者若單看「信陵君傳」而不注意「魏世家」贊裏的話，對於遷的史識，就不免要發生誤會。又如「信陵君傳」寫信陵君的個性，先提明「公子爲人仁而下士」，以下所敘許多故事，便集中在這一點；所以就文章論，這是一篇完整之作。但「仁而下士」只是信陵君個性的好的一方面；還有不甚高明的方面，却在另外的篇章裏。「范雎傳」裏敘秦昭王要爲范雎報仇，向趙國索取從魏國逃到平原君家裏的魏齊，魏齊往見趙相虞卿，虞卿便解了相印，與魏齊同到大梁，欲見信陵君，信陵君猶豫不肯見，魏齊怒而自剄。虞卿可以丟了高官，陪着朋友亡命；信陵君與魏齊同宗，偏偏顧忌着秦國，拒

而不見，無怪要引起侯嬴的譏刺了。同傳裏又敘秦昭王把平原君騙到秦國，軟禁起來，向他要魏齊的頭；平原君只說：「貴而爲友者爲賤也，富而爲交者爲貧也；夫魏齊者，勝之友也，在固不出也，今又不在臣所。」平原君看重交情，表示得這麼勇決，以與信陵君的顧忌猶豫相對比，更可見出信陵君的「仁」並非毫無問題。讀者若單記着「信陵君傳」裏的「仁而下士」，對於信陵君的個性，就只知識了一半。第三，「互見」的體例，又常用來掩護作者，以免觸犯忌諱。事實上是這樣，而在作者所處的地位，却不容不說那樣，否則便觸犯忌諱；於是也用「互見」的辦法，使讀者參互求之，自得其真相。例如遷對於高祖項羽兩人，他的同情似乎完全在項羽方面，但他是漢朝的臣子，不容不稱讚高祖；因此，他寫兩人就運用「互見」的體例，大概從正面寫時，高祖是一個長者，而項羽是一個暴君，從側面寫時，便恰正相反。「高祖本紀」開頭說高祖「仁而愛人」，這是正面。在其他篇章裏，便常有相反的記載。「張丞相傳」裏記載周昌對高祖說：「陛下即桀紂之主也」；「佞幸列傳」裏直說「高祖至暴抗也」；此外見於「張耳陳餘列傳」「魏豹彭越列傳」「淮陰侯列傳」「酈生傳」裏的，不一而足。從這許多記載，讀者可以見到高祖怎樣的暴而無禮，恰正是「仁而愛人」的反面。「蕭相國世家」裏記載蕭何請把上林中空地，讓人民進來耕